

埃斯库罗斯著

奥 瑞 斯 提 亚
三 部 曲

附 普罗米修斯被囚

灵 珠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Aischulos

Oresteia

Prometheus Bound

奥瑞斯提亚三部曲

附

普罗米修斯被囚

[希腊]埃斯库罗斯 著

灵 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蕾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1 字数 183,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500 册

书号：10188·318 定价：(六)1.15 元

谈谈希腊悲剧(代序)

尽管希腊悲剧缺乏现代意义的“现实主义”，因为它多半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而处处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和时代的思想，例如，普罗米修斯的革命抗暴精神，又如，奥狄普斯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英雄形象等等，因为悲剧的创作正是在僭主制度被否定、民主制度建立仍未巩固的时期，所以有此倾向。希腊三大悲剧家，是众所周知的，不论各自的倾向如何，总不免要涉及时代的精神和问题。

剧场背山而立，形似马蹄铁，观众在座位上俯瞰，对面是演出处。据说，最大的剧场可以容纳一万七千人。雅典所有公民都可以观剧（妇女和奴隶除外），贫穷者可以申请补助金，演出的费用由有钱人负担。每年酒神节祭，作者便提出新作品比赛，由一班评判人断其优劣，他们是选自自由人，胜利者得奖。

现在，看看悲剧的构成，一开头是序曲，但是不象元曲的序曲概括全剧的内容。在悲剧，序曲是情节的一部分；其后，便分成若干段，我不称之为幕，因为演出是露天的，用不着“幕”；也不称之为场，因为不和后世的“场”一致。歌舞队分成左右两半，他们参与故事的发展，歌咏有歌有舞：歌带有情节的意味，或咏其事，或言其史，或评其行为；舞是定型的，有左舞，有右舞。或者还有尾声，有叠唱。明白了这些，我们读悲剧

就不困难了。

我的试译很简单，是根据牛津版的原文和两种英译，我尽力切合原文的行次，悲剧原文是诗体，但无韵，我却用了韵。我觉得这合适些。希腊悲剧本来是从民间文学提炼的作品，有其特殊的民族形式，中国文学没有与此完全符合的形式。因此，我试用一种形式，请读者指教。

我不想谈悲剧的理论，读者可以参考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译 者

1977年8月1日

目 次

谈谈希腊悲剧(代序) · · · · ·	· · · · ·	I
奥瑞斯提亚三部曲 · · · · ·	· · · · ·	1
小引 · · · · ·	· · · · ·	3
关于奥瑞斯提亚三部曲 · · · · ·	· · · · ·	7
阿伽门农(三部曲之一) · · · · ·	· · · · ·	45
奠酒人(三部曲之二) · · · · ·	· · · · ·	131
福灵(三部曲之三) · · · · ·	· · · · ·	187
普罗米修斯被囚 · · · · ·	· · · · ·	239
——普罗米提亚三部曲之一		
小引 · · · · ·	· · · · ·	241
关于普罗米修斯被囚 · · · · ·	· · · · ·	244
普罗米修斯被囚 · · · · ·	· · · · ·	279

奥瑞斯提亚

三部曲



小引

《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很容易读，我加上了些必要的注解，现在只谈谈背景和情节，佩洛斯的两个儿子，阿特洛斯和忒耶斯提斯，结了仇恨。忒氏污了阿氏的妻，阿氏为了报复，杀死忒氏的孩子，制成丰盛的肉宴请忒氏作客，于是，家族的诅咒便发生了，古希腊人相信诅咒，若是家族相杀，必贻祸于后人。这一切都平安无事，及至墨涅劳斯的妻，著名的美人海伦，跟帕理斯私奔特洛亚，阿伽门农盟合一些城邦远征特洛亚——荷马的《伊利亚特》写这战争的一个插曲——终于，陷城回国。

阿伽门农 守望人在阿伽门农宫屋顶上看烽火，突然看见火光，知道特洛亚沦陷了，便把消息传开。不久，阿伽门农带着女俘卡珊德拉凯旋归来，亚各斯的长老歌队设祭庆祝胜利，可是心中不安。克吕泰美斯特拉装模作样，欢迎阿伽门农归来，引他进宫，卡珊德拉一时发晕，发出预言，狂歌当哭，知道自己被杀的命运。她随入宫中，突然，阿伽门农惨叫，克吕泰美斯特拉打开中门，手持利剑，站在阿和卡两个尸体中间，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庆祝他们的胜利，冷笑长老们的怒骂。

奠酒人 阿伽门农之子，奥瑞斯提斯，久被放逐，同朋友皮拉德到阿氏坟前，把一束发献给其父。伊蕾克特拉同宫女歌队到墓前致祭，认得弟弟的发束。一个宫女也认得发束

和脚印，接着，姊弟相遇，决定复仇之计，奥和他的朋友乔装过客，杀死埃葵斯托斯，并寻其母，克吕泰美斯特拉用小时哺乳事企图感动奥瑞斯提斯，但奥终于杀母复仇，怨灵立刻出现，追逐奥瑞斯提斯——这便是诅咒的效力。

福灵 奥瑞斯提斯到了达尔斐神托所，向阿坡罗乞援，阿坡罗答应庇佑，吩咐他到帕拉斯·雅典娜庙里去请求评判。奥瑞斯提斯去了。克吕泰美斯特拉的幽灵唆使怨灵去追究。景转换到雅典的雅典娜庙，雅典娜听了奥瑞斯提斯和怨灵两方的陈述之后，劝他们把案子提到雅典判官的法庭（即战神山长老会的法庭），正反两方投票之后，到了雅典娜投票，便把奥瑞斯提斯赦免。怨灵生气了，但是，雅典娜说服他们，答应把怨灵留居于雅典的战神山下福灵洞。

最后，关于这三部曲的社会历史意义，恩格斯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让我征引如下，供读者参考。

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即《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即厄里倪厄斯）的追究，因为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阿波罗（即阿坡罗）和……雅典娜……则庇护奥列斯特（即奥瑞斯提斯）；……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即克吕泰美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令人吃惊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①

译 者

1977年8月2日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7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关于奥瑞斯提亚三部曲

(一) 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概说

《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描写迈锡尼(Mycenae)宫廷政变和亲仇相杀的传说。据古希腊传说，迈锡尼王佩洛斯的两个儿子，阿特洛斯和忒耶斯提斯结成了冤仇。初，忒耶斯提斯淫污了阿特洛斯的妻子；为了报复，阿特洛斯杀死了忒耶斯提斯的孩子，把他制成丰盛的肉宴，请忒耶斯提斯来作客，忒氏吃后作呕，呕出自己孩子的人肉，他发出诅咒，定必报复。古希腊人相信诅咒，正如相信命运一样，若是亲人相杀，定必有报复，定必祸及后人。嗣后，墨涅劳斯(Menelaus)的妻，希腊著名的美人海伦跟特洛亚王子帕理斯私奔了，希腊人大怒，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便和一些城邦结盟，远征特洛亚——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就是描写这次战争的一个插曲。

首先，我们讲讲第一个悲剧《阿伽门农》。十年之后，希腊人夺取了特洛亚，阿伽门农班师回国，这个诅咒便发生效力：迈锡尼的宫廷发生了亲仇相杀的事件。诗人埃斯库罗斯据此写成他的《奥瑞斯提亚》这部著名的三部曲。他运用形象思维，把这段古代传说予以改编，扩大其内容，写得栩栩如生，以这传说为外衣，掩隐着他自己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观点；盛赞希波

战争之后新建立的民主法庭战神山长老院审判制度，并且给予它以理论的基础。所以在这三部曲里，既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改编过的迈锡尼宫廷政变的传说，又有革命的现实主义，民主时期的希腊司法制度，它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典型模范。我们在这里不但看到埃斯库罗斯如何运用形象思维的创造天才，还可以隐隐地感觉到希腊民主的时代脉搏，这一切将在下文一一予以说明。首先让我们集中精神讨论这三联(三部曲)。它可以称为“一部崇高而且壮丽的悲剧，以数倍的叹息呻吟和竖琴和调的唱曲来掩藏着，交插着庄严的场面以及情节”。在《奥瑞斯提亚》中，阿伽门农胜利凯旋归国后，被杀的悲惨事件是第一部戏的主题，作为三部曲的一个序曲。诗人选择这个序曲就可能利用合唱曲(市中老人饰合唱队)来说明远古希腊人所相信的祖先诅咒祸及后人的传说，同时可以指明阿伽门农自己的罪行，因为他在出发之际，把他自己的女儿伊斐格尼娅(Iphigenia)作为牺牲以祭神，致令亚各斯战士在特洛亚城下受了十年征战之苦。卡珊德拉(Cassandra)的悲歌打开了忒耶斯提斯家族灾祸绵延的可怕的情景。所以“过往”与“既在”连结起来，主角奥瑞斯提斯(Orestes)虽因杀母而犯下可怕的大罪，却得天之助，得以解脱，被宣布无罪。阿伽门农被杀了，他那牺牲自己女儿的罪行，算是得到了澄清，得到了报复。这个悲剧便以克吕泰美斯特拉的胜利的大无畏的歌唱而结束。她庆祝自己的行为，说她恰当地报复了伊斐格尼娅之死，可是隐瞒着她自己和埃葵斯托斯通奸的罪行——这个罪状实在大足以招致法律的报复。

市中的父老所饰的合唱队；他们深知克吕泰美斯特拉的

通奸，非常痛恨她和她的奸夫，他们唱道：如果她是为伊裴格尼亞的缘故而谋杀亲夫，她就应该离开宫殿，到神坛要求净罪。依照古希腊的风俗习惯，这是她自己的责任，然而，她没有这样做，复仇女神也不追究她的罪行，因为“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只是一种婚姻关系而已——这是第三部剧中复仇神在雅典娜坛前陈述的看来似乎奇特的理由。复仇神不追究克吕泰美斯特拉杀夫——这是有更深刻的理由的，恩格斯已经论及了，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说明。在母权时代，她杀死丈夫确实没有罪，不受复仇神的追究，因为她和他没有“血缘亲属关系”而只有婚姻关系，她的心灵不受良心的责备，虽然如此，她却永远怀着恐惧。市中的长老已经告诉她，阿伽门农的儿子，奥瑞斯提斯还活在人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杀了母亲，报复父亲的惨死。

第二部剧《奠酒人》继续讲血仇和报复的故事，奥瑞斯提斯回到迈锡尼来了，他在亡父的墓前认得他的姊姊伊蕾克特拉(Electra)。克吕泰美斯特拉原来以为他早死了，哪知他却偷偷回国，和他的好友一起回到家里复仇，就在昔日阿伽门农被谋杀的地方，他杀死了母亲及其奸夫，宫阙再次发生打斗，现在不是阿伽门农和卡珊德拉僵卧在血迹斑斑的神坛之前，而是克吕泰美斯特拉和埃葵斯托斯了。奥瑞斯提斯复了父仇，并且托着血衣显示给迈锡尼父老看，昔日他的亡父因被这件血衣裹着，无法脱身，利剑便落在他头上，此时，伊蕾克特拉和市中的父老高唱快乐之歌。他们以为家族的血仇已经报复，从此可以享受太平，但是，奥瑞斯提斯却恐怖如狂，毛发

怒张，手足发抖，他知道周围的人们都没有注意他的罪行，复仇神是帮助他的母后的，照母权社会的信念，他已犯了大罪，非在净罪之后急速飞奔到阿坡罗的神坛求援不可。

《奠酒人》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另一个悲剧，三部曲结尾的一个——《福灵》。《福灵》开场的景色是达尔斐的阿坡罗神庙，奥瑞斯提斯逃到庙里避难请援，因为当初是阿坡罗吩咐他杀死母亲来复仇的，如今神必须为他净罪，他睡在神坛上，喘不过气，手里执着一根羊毛捆着的橄榄树根，这表明他是个乞援者。复仇女神正在把他追逐，离他不远有三个可怕的复仇女神正在沉酣大睡。阿坡罗便吩咐他迅速走到雅典娜女神那里乞援，听候女神的审判。我们知道这个决定半是由于托神谕的女祭司，半是从太阳神自己口述的。当奥瑞斯提斯起程时，克吕泰美斯特拉出场了，她唤醒了正在酣睡的女神去追究犯人，她们一个一个地象猎狗一样，狺狺犬吠，从梦中惊醒。她们看见猎狗已逃，便放声大叫，响如铜钟，又用铁蹄践地，加以伴奏。然而，阿坡罗神把她们赶走，不让她们扰乱清净的神坛，否则，要用他的弓箭把她们射死，她们再也不敢逗留。这里有祭司们的圣净歌声和响亮的舞步，她们出没的地方，应该是刑场，绞架，犯人受苦的地方。

这之后，景色转移到雅典娜庙坛，庙坛在羊山上，是长老审判所在的地方。在民主革命时代，雅典设立了长老审判所以审判民事案件，处理亲族仇杀之事也在他们职权之内，他们有法官和陪审人员等等。无疑，克吕泰美斯特拉被她自己的孩子所杀，奥瑞斯提斯有杀母之罪，问题是为父亲复仇而杀

母，这点理由是否能解脱他的罪行呢？复仇神却有责任去追究犯人杀母的大罪，长老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出赦罪的理由，因为在远古的时代，母权还未被父权代替，杀夫是没有罪的，况且她杀的是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人，所以克吕泰美斯特拉很有要求复仇女神去追究的理由。但是时代变了，风俗习惯也变了，杀夫是有罪的。雅典娜代表理性，她能够权衡这件杀人案子的动机，依法赦免杀母者的罪行。人类的心灵中有三种力量，一是依母权时代的习惯断定奥瑞斯提斯杀母的罪名，一是依父权时代的精神断定奥瑞斯提斯为无罪，一是理性，它权衡两者的轻重，母权时代早已为父权时代所代替，一去不返，它的习惯已成陈迹，当然，为父复仇而杀母是无罪的，这是雅典民主革命之后在羊山上所以设立长老审判所的精神。照民主时代的民意，奥瑞斯提斯之杀母是无罪的，但是罪人总是大罪，不能随便赦免，何况他是杀死母亲，理性也不能为他辩护，两方都有相当的理由，一方是根据母权时代的风俗，一方是根据人类所同情的理性，判断这案子最好是让陪审员投票取决。开审之后，有罪和赦免的票数相等，最后雅典娜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奥瑞斯提斯获得赦免——这表明了民主改革之后，父权战胜了母权，文明战胜了野蛮的风俗。复仇女神失败了，就说她们要吐出毒液，向雅典城邦报复，使草木不生，百花枯槁。但是雅典娜平息她们的愤怒，答应以后有永远居留在雅典城邦之权。复仇神被感动了，改恶为善，以后要作福于雅典。公民，复仇变了行善，地祇变了天神，她们有了庙坛，为万民崇拜，虽然她们是居于天神和地祇之间的神灵地位，——《福灵》的剧情大致如此。

这三部曲的三个剧是彼此密切地联系的，而其间的联系就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正、反，合。《阿伽门农》陈述克吕泰美斯特拉的罪行；《奠酒人》讲奥瑞斯提斯对罪行采取了什么行动；《福灵》写他的赦免，并且连结雅典的民主时代的现实，第三出剧结合父权代替母权而兴的斗争，以及雅典的西方民主战胜波斯的东方专政的战争，这两者：传说和现实——埃斯库罗斯巧妙地利用古代的浪漫传说来掩饰当时的现实面貌，运用革命的浪漫主义（改编而美化的传说的历史事实）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公民打倒贵族专制后的改革）通过绝妙的形象思维，淋漓尽致地描写出阿特洛斯（Atreus）家族的诅咒的效果，奥瑞斯提斯杀母以复父仇，以及他被复仇女神追究而终于获得赦免等等历史事迹——其间还穿插着化复仇之神为作福之神的神话，雅典娜的行为一举而感化了恶灵为福灵的动人的想象。奥瑞斯提斯之获得赦免是因为他明知自己犯了杀母有罪，但是他这一罪行也具有为父复仇的正当理由——雅典娜代表“理性”，她很有理由地站在奥瑞斯提斯那一边，因而博得读者（观众）的赞叹！民主的革命应该代替贵族的顽蛮，父权时代的公理应该代替母权时代的迷信，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父权已成了“现实”，它自有其“合理”的因素。埃斯库罗斯正是抓住这“合理因素”写出他对革命的热情——我们清楚地听到他的时代的脉搏在跃动，假如奥瑞斯提斯匆匆地甚或愤怒地把杀母之罪名承担起来，他定必在家族亲仇相杀的长链中加上一个环链，冤冤相报，何时始释呢？然而，不，他之杀母出于坦白的良心，何